



本报记者 黄于悦

10月的乌镇和平日有点不同。青墙黛瓦的西栅大街被色彩斑斓的剧目海报装点,诉说着一场盛大狂欢的到来。10月16日至26日,第十二届乌镇戏剧节如期而至,迎接全世界戏剧爱好者与艺术家。

乌镇戏剧节发起人之一的黄磊说过,在城市里看戏剧,走出剧场的那一刻你就回到了现实;但在乌镇,离开剧场,戏没有结束,梦也没有结束,转身便可投入更大的狂欢之中。

事实上,戏剧节期间的乌镇,的确是一个巨大的乐园。行走在巷道里,随处可见化着妆、穿着戏服的演员们一边表演,一边与路人互动。艺术的能量在这座千年小镇里涌动、蔓延。

戏如人生 在乌镇



■ 常满制作的日程表



■ 杨文(中)和队友参加青年竞演



■ 夜晚的戏剧节依然精彩纷呈



■ 古镇嘉年华

乌镇和乌托邦都姓乌

为了能在周六上午尽早出现在蚌湾剧场排队的人群里,在绍兴工作的卢永鹏凌晨5点就起来赶高铁了。这个周末他给自己批了3000元的预算,“500元以下的票随意买,500元以上的就要考虑考虑,毕竟还有这么多免费的演出可看。”

卢永鹏提到的免费演出,是乌镇戏剧节的一大特色。除了购票观看特邀剧目外,每年乌镇戏剧节都会设置青年竞演、小镇对话、子夜朗读会等高品质的免费活动供戏剧爱好者参与。

线上没约上的观众,也可以线下排队入场,只是想要抢到好位子,免不了一场漫长的等候。卢永鹏并不厌恶排队:“我有好多戏剧节的朋友,都是排队认识的,我们每年都会在乌镇聚一聚。”

子惟和杨砚钧是卢永鹏今年排队时认识的新朋友。得知两位东北女孩是第一次参加乌镇戏剧节,卢永鹏热情地分享起自己抢票和订房的经验。10月底满34岁的子惟把这趟旅行当作是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:“来之前我们先去了趟上海迪士尼,这会儿像从一个童话世界到了另一个童话世界。”

与她们相比,已经来过9届乌镇戏剧节的常满就显得专业许多。

“每年我都会在这里待满11天,准时准点请假,领导都习惯了。”为了抢到价格合适、地段优异的民宿,常满和小伙伴早在今年3月就预订了戏剧节期间的住宿。她们选择了一家离蚌湾剧场步行不到一分钟的民宿,光住宿一人就花了4000多元。

出发前,常满还用Excel给自己做了一张清晰的日程表。表格以小时为单位,不同的单元和剧目还被打上了不同的颜色。“每天要做的事太多了,没有这张表,早上起来会反应不过来要先去干嘛。”

30岁出头的常满在上海一家金融外企工作,看戏是她平淡生活里的一抹点缀。她喜欢“奇怪”一点的戏,比如2019年在乌镇上演的《从清晨到午夜》。这是一部从凌晨1点半持续演到清晨太阳升起的特殊作品,既挑战演员,也考验观众。“是一段痛苦的经历,但我不排斥剧场里的痛苦。”在常满看来,看戏就是体验,美好也罢,煎熬也好,如果能留下深刻的回忆就是值得的。

入夜,当多数游客离开乌镇后,石板路也恢复了宁静。结束了一天忙碌的赶场,常满会在这个时候和小伙伴在离民宿不远的酒吧里小聚,谈谈戏剧、聊聊生活。

这家名为“似水年华”的小酒吧是黄磊开的,戏剧节期间,不少明星也会在这里小聚。那晚,常满的座位就紧挨着演员欧豪、

导演曹保平。“他们聊他们的,我们谈我们的,互不打扰是我们戏剧节观众的默契。”

与此同时,蚌湾剧场外,没能入场“子夜朗读会”的观众席地而坐,头枕星空办起了自己的朗读会;西栅运河畔,戏剧集市烧烤氩氩、酒杯碰撞,夜游神的舞池里,青年用音乐和舞蹈释放压力……各式各样的活动在小镇的各个角落、空间、剧场里上演。

“你看,乌镇和乌托邦都姓乌。”常满说。

蚌湾里藏着奇妙珍珠

青年竞演(以下简称“青赛”)是乌镇戏剧节公认的最具含金量的单元之一。

不大的蚌湾剧场内,18组青年戏剧人的作品轮番上演,最终决出“小镇奖”最佳戏剧奖、最佳个人表现奖、特别关注奖。蚌湾剧场得名于此处最早的地名,黄磊觉得不错,“蚌湾里面有好多蚌,每一个蚌里都可能藏着一颗奇妙的珍珠。”

剧场的布置很简单:顶灯、幕布,观众围成一个半圆,包裹住舞台。青赛的规则也不复杂:每年3个命题,不超过5人的小团队要在20—30分钟内,排演一出原创戏。

今年,刚满30岁的杨文和大学同学刘瀚然、马昊田一起,带着作品《断枝》来到乌镇。这是一个探讨父子关系的短剧。去年父亲的离开,让杨文有了更强烈的表达欲望和创作诉求。

今年5月,青赛主题公布:流星、信用卡、牡丹花。忙忙碌碌了两个月,三人都没写出合适的故事。直到8月初的某一天,在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后,一个像样的剧本终于诞生了。

但北京的排练厅太贵了,眼看截止日期将近,杨文只好求助在艺考机构任职的朋友。机构里的排练厅设备简单,很多在剧情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灯光都没办法完整呈现。

“会不会影响观剧效果?是不是讲不清故事?”提交完灯光缺失的版本,几个人内心都很忐忑。

两个月后,出结果的日子,杨文和马昊田不约而同做了好几个梦中梦,时而梦到落选了,时而又梦见晋级了。

马昊田最先收到确认邮件,惊讶之余他赶忙将截图发到了三个人的工作群里。邮件上明确写着恭喜入围的字样,但三人都有点懵:“这样算是进了吗?”毕竟能从574件作品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,况且这还是三人第一次报名参赛。

合成的那天,站在蚌湾剧场的舞台上,杨文倍感压力。“除了对自己的期许,更多的是‘蚌湾剧场’带来的神圣感,它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戏剧人。”

2013年至今,乌镇戏剧节办了12年,青赛也比了12年,吸引了数万名青年戏剧创作者报名参与。其中走出了诸如陈明昊、吴彼、丁一滕等当前中国戏剧界的中坚力量,是国内重要的扶植、培养青年戏剧人的园地。

今年5月,一个以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作品为起点的“蜻蜓计划”戏剧孵化项目正式成立,助力青年戏剧人从乌镇的“试验田”走向专业商业剧场。去年青赛上大获好评的《晓晓板定律》就是首批入选的作品。经过数月打磨,导演韩燕楠菲将这部作品从30分钟扩展至90分钟,并在本届乌镇戏剧节“戏梦粮仓”板块与观众见面。

“未来我们还将孵化更多青赛作品,弥补大量优秀作品在戏剧节结束后便销声匿迹的遗憾。”项目出品人黄磊说。

戏剧人的无界理想国

当杨文、刘瀚然、马昊田带着《断枝》踏上蚌湾剧场舞台的同时,第一届青赛冠军苏小刚和第三届青赛冠军吴彼也坐在台下静静观看。如今,他们是青赛的评委组成员。就在三天前,也在同一片舞台上,几位从青赛走出来的戏剧人席地而坐,与黄磊一起分享与乌镇戏剧节共同成长的美好过往。

演员陈明昊是首届乌镇国际戏剧节“小镇奖”最佳戏剧作品奖的得主,近年来他以《三大队》中的王大勇、《沙海》中的王胖子等角色为观众熟知。回忆起十二年前第一次参赛的经历,陈明昊坦言懵懵的:“那会儿没人知道什么是青赛,也没人知道什么是乌镇戏剧节。”

比陈明昊更懵的还有黄磊,乌镇戏剧节本就萌芽于他的一次突发奇想。那时,30岁出头的他正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。有一回,来乌镇看景,在一个聚会上,他突然觉得,这里应该办一个青年戏剧训练营。聊着聊着,又有了一个新想法:干脆办一个国际戏剧节,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这里演出。

这一听上去有些疯狂的想法,被同样在场的“乌镇总设计师”陈向宏听到了心里。两人一拍即合,理想主义的种子从此刻萌芽。

黄磊随即找来了合作多年的导演赖声川、孟京辉。“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办一个戏剧节。”赖声川一踏进乌镇,就觉得这里像个戏台,哪儿都能演戏。他和陈向宏一起,规划了十余个室内剧场和数个户外剧场,这也为后来的古镇嘉年华埋下伏笔。

孟京辉作为艺术总监,负责特邀剧目的筛选和邀请工作。在戏剧选择上,孟京辉有明确的标准:“必须是国际性的、当代性的,还得是有艺术专业性的。”因此有些戏,只会在乌镇戏剧节上出现。

今年乌镇戏剧节的开幕大戏,是德国汉堡德意志剧院9小时的马拉松剧《人类之城》。为了促成这部大戏的落地,几年间孟京辉频繁往返汉堡,技术团队六度远赴德国。项目敲定后,两位中国导演更是扎根剧团,深度参与了这部大戏的创排。

“我们想借由不同国际作品的引进,了解同时代艺术家们关心的议题,也同时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。”孟京辉说。事实上,如今乌镇戏剧节的能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大,它不仅承托着中国戏剧行业的发展,更成为与世界沟通交流的桥梁。

出发前往乌镇前,瘦身成功的黄磊翻出了年轻时穿过的西装。在侧边的口袋里,他发现了主持第一届戏剧节时的手卡,上面写着:从未结束,只是开始。黄磊将这句话写进了今年给青赛演员的手写信里。

十二年前,没有人知道今天的乌镇戏剧节会是什么样的。十二年后,当被问及对下一个本明年的期待之时,孟京辉哈哈一笑:不知道。